

東方文庫續編

國畫面面觀

王雲五
李聖五
主編

東方雜誌
三週紀念
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國畫之認識

鄭午昌

人類藝術之一體——畫，初爲個人感覺想像美之表現，而用以自娛；一切形象色彩，惟隨各人感覺想像美之程度而爲相當的表現，以達可以自娛之目的，固無定相，無定法，亦不容有如何之鑒別也。及人類既漸繁殖，其生活狀況，隨自然或人爲的環境而複雜，遂以形成社會；各個人之所感覺想像一切精神的活動，順應其生活環境而演進，卒以形成文化的社會。某地方某時代的文化社會，自由各個精神活動所形成；然形成之後，便生地方性，時代性，或民族性，其權力亦能衡量各個人精神活動之結果而是非之。其所謂『是』，即爲多數人所『是』，奉行之，提倡之，遂成爲文化的產物，其所謂『非』，必爲多數人所『非』，鄙棄之，漠視之，

遂成爲文化的遺蛻。繪畫由個人之感覺想像簡單的表現，隨人類生活而演進，歷經文化社會之衡量，是是非非，卒得與多數人心靈相契合之某種形象色彩與法則，各就其時代的精神，地方的環境，民族的性情，而成爲一種藝術，淵源有自，鑪錘有別，雖同一民族，因時地之不同，而畫異風；同一時代，因人地之不同，而畫異法；甚至同一地方，而人自爲派；同一派中，而人自立門；然就其代表作家者而言，則必有其適合於文化社會衡量之所在，多少含有其民族性，地方性，時代性之共同色彩與精神。故畫家者流，對於自己作品，不妨逞其天才，擺脫古今，以自表現其個性；若欲衡量自我以外之畫家作品而是非之，則不可純憑主觀，至少當綜合被衡量者之歷史、地理、及其時之政教風俗等背景，而研究其關係也。

吾國繪畫斷自有虞以迄現代，已有四千餘年歷史，聰明才智之士，深研篤好，不知其幾千數。遞嬗演化，以有現在之造詣，卓然在世界藝苑獨樹巨幟，而領有東

方之全域，是必有其所以然之故，爲吾人所亟當認識者。顧現代畫家及以提倡中國藝術自號者，往往憑個人主觀之好惡，妄加譏評；甚至不分皂白，一概抹煞，若非摧毀而掃滅之，不足以光明中國藝術之前途也者。鄙陋如余，心竊惑焉，請陳其說。

就歷史的事實而論國畫之地位，藝術隨人類生活之背景，影響於精神而爲順時之演化，故有永久歷史之民族，其藝術成績，必較繁富而有價值。蓋藝術是向創造之路不斷的進行，順應人類一切活動而創造，政治、宗教、教育以及其他種種，皆不能不借助或利賴藝術之功用，以圓滿其活動，裝飾其歷史也。我國藝術成績之最繁富而有價值者，當推繪畫。國畫起源何時，殊乏信史。傳說伏羲氏畫八卦，殆爲畫之胚胎。其後史皇作圖，史皇卽蒼頡，其制作大率爲象形體，蓋已具繪畫之雛形矣。黃帝嘗畫蚩尤之像以弭亂，圖神荼與鬱律之形以禦魔鬼，則在紀元前二千六百餘年以前，我國已有人物畫矣。其後歷唐而虞，繪宗彝，畫衣冠，應用繪畫之

處愈多，而舜之女弟，且特以畫名，實爲我國畫祖，時則紀元前二千二百餘年也。自虞舜以還，君權確立，因求政治之穩固，禮教之化行，往往利用繪畫，以爲警誡誘掖之工具，繪畫遂益以發達。周代服冕尊彝、旌旗、門壁諸類，無不飾以繪畫，用別上下之序，垂廢興之誡。其時關於繪畫之軼事韻聞，亦有足爲記述者，如周君之畫焚敬君之狀，妻藝林傳爲美談是也。歷秦而漢，文帝武帝並極注重，武帝創置祕閣，蒐集天下法書名畫，其職任親近以供奉百物者，如黃門之署，亦有畫工以備應詔，是實爲畫苑之濫觴，時在紀元前一百四十餘年。後元帝沿其制，設尙方畫工。東漢明帝亦嘗創鴻都學，以積奇藝，別開畫室，使尙方畫工圖繪經史故事。在上者既多方提倡，於是畫家輩出，毛延壽、劉褒等皆其著者。及董卓之亂，山陽西遷，圖書縑帛，軍人皆取爲帷囊；又當時所收而西之七十餘乘，亦因遭雨道艱，半皆遺棄，實爲藝林浩劫；然亦足見漢畫成績之富，而漢畫之施於金石者，猶弗計焉。三國雖殺伐相仍，號

爲亂世，然王室士族之好尚繪畫，則較漢代有加。魏曹髦、吳孫權、蜀諸葛亮，皆雅好之。而魏人楊修、桓範，吳人曹不興、趙夫人，尤爲著名。至於晉，則荀勗、張墨、王廙、史道碩、衛協、顧愷之，世稱大家。其時社會欣賞繪畫，亦殊具熱忱。顧氏之畫瓦棺寺維摩詰像，立致施錢百萬；陶淵明、王逸少、石季龍等高人豪士，皆置畫扇，出入攜之；桓玄既篡晉位，盡有內府真蹟，嘗以示劉敬宣，以爲歡迎上賓之隆禮；皆其例也。南北畫家之傑出者，以吳人陸探微，梁人張僧繇爲最著。陸氏畫六法皆備，一筆畫爲其創作。張氏嘗畫凹凸花於一乘寺門，實開我國畫陰影之法門。其時收藏繪畫，公私並力，而建康所聚尤多。劉裕既敗桓玄，即使臧熹收其藏弄。南齊高帝擇其精者錄之，自陸探微至范惟賢，凡四十人，爲四十二等，二十七帙，三百四十八卷，聽政之餘，以供披玩。梁武帝尤加寶異。元帝雅有才藝，古代珍奇，充塞內府，侯景亂後，所有畫蹟，載入江陵，爲西魏將于謹所陷，元帝將降，盡焚所有法書名畫，且欲身殉，于謹等從

煨燼之餘，收得四十餘軸，歸於長安。於干戈滿地，戰亂逼睫時，猶知珍惜繪畫如此。陳天嘉中，肆意搜求，所得亦復不少。及隋平陳，元帥記室參軍裴矩高穎收諸內府，得八百餘卷。煬帝於東都起二妙臺，以收藏之，又嘗自撰藝術圖五十卷。一時名工巨匠，爭起用世，展子虔、董仁伯、閻毗、楊契丹、鄭法士，皆其著者。後帝幸揚州，盡將所有，隨駕中途船覆，大半淪棄。煬帝既亡，並歸宇文化及。化及至聊城，復爲竇建德所取，其留東都者，則爲王世充所取。是亂世英雄，亦皆能視繪畫若至寶也。其時寺觀壁畫之盛，有過前代。唐高祖、太宗諸帝，欲以提倡文藝爲治本，於畫尤極注重。當竇建德、王世充就擒，珍奇皆歸唐室。高祖嘗命宋遵貴載以西行，經砥柱，忽遭漂沒，僅有十之二歸諸御府。太宗旁徵博采，所收尤多，因是名畫之錄入貞觀公私畫史者，達二百九十三卷。天后之世，內庫圖畫，張易之又奏而修之，鳩集名工，使各推所長，銳意摹寫，仍舊裝背，以之點綴盛治。高祖、太宗皆有畫名。王族親貴，如漢王元昌、韓

王元嘉、滕王元嬰等，亦皆習之。又當國基初奠，極欲誇示威德，收拾民心，每逢戰勝，奏凱蠻夷職貢之事，輒命臣工圖畫以進。閻氏兄弟，實爲當時巨匠。至開元、天寶間，承平日久，文人學士皆得研究繪事。玄宗於畫尤有深得。一時名家如吳道玄、李思訓輩並起，以人物山水備受寵禮。同時王維以破墨山水名重一時，張璪、王洽皆傳其法。而以畫馬名之曹霸、韓幹，畫花鳥名之邊鸞、刁光胤、滕昌祐，皆先後輩出，爲時宗匠。及乎晚唐，周昉稱大家，而張南本、孫位亦各以專詣名世。故唐人畫蹟之多，或爲卷軸，或爲屏障，或施於寺壁及諸雜器等，不可更僕數。卽以宣和畫譜所載而論，自閻立德以下凡七十七家，已有畫一千一百八十六件矣。當時社會對於繪畫之鑒賞收藏，亦極一時之盛。如董伯仁、展子虔、鄭法士、楊子華、孫尚子、閻立本、吳道玄等，屏風一扇，其值有達二萬金者。一般文學家對於繪畫，又往往樂爲讚美鼓吹，歌詠題記，以及種種神話，見於各家詩文集及筆札中者，不可勝計。民衆每受

此種美妙之宣傳及誘惑，故遲至中期以後，爭視繪畫爲瑰寶，得經鑒藏爲幸事。五代梁道釋山水，皆有特長。道釋以張跋爲著，大起競美之風；山水以荆關爲首，窮極變化之妙。而趙岩、劉彥齊則皆以精於鑒藏名。南唐前後蜀，一偏於西，一偏於南，以地理關係，得苟安於五代兵火之外，畫風極盛，建業成都，實爲當時文藝之府。畫苑人才輩出，南唐之周文矩、曹仲玄，前蜀之房從真，宋藝，後蜀之趙德玄、黃荃、蒲師訓，皆其卓卓者也。而其高鳴苑外者，則如徐熙、貫休，時稱大師。宋室歷帝，無不獎勵畫道，優禮畫工，畫院規模益宏。開國之初，卽置翰林圖畫院，羅致天下藝工，優加祿養，郭忠恕、黃居寀、高文進、董羽等，並爲翰林待詔。在院外者，則有李成、董源、范寬，尤爲有名。眞宗以還，每有建築，須裝飾者，往往徵集畫工從事繪畫。景德末，營玉清照應宮，元豐中，修景靈宮，皆命畫院及四方名工共繪障壁，史稱盛事。徽宗嗜畫尤甚，宣和中，嘗築五嶽觀、寶眞宮，徵集天下名工，圖畫之飾，尤較玉清、景靈爲盛，待遇畫士，

亦較優異。政和中，興書畫學院，倣舊制，設官六階。舊制，以藝進者，不得服緋紫帶佩魚。至政和、宣和間，於書畫院之官職，獨許之；又待詔到班，首畫院，書院次之。其特重繪畫也如此。甚至取士之法，於詩文論對外，兼試以畫，實開前古未有之局。其法倣太學之試目，以敕令公布課題於天下，補試四方畫工。應試稱旨者，拔召入院；不稱旨者，流落院外。於是院內院外，互起軋轢，謂院工所作，多係工巧濃麗，遂有所謂院體畫者。初，太平興國間，嘗詔令天下郡縣搜訪名蹟，又命待詔黃居采、高文進等，搜求民間圖畫，銓定品目。端拱元年，置祕閣於崇文院之中堂，收藏古今名藝。由是而真宗、仁宗、神宗，皆以好收藏故，累有所積。及徽宗宣和間，御府所藏益多，因敕撰宣和畫譜，所錄古今名蹟，凡六千三百九十六軸，是實爲我國關於畫學有數之記籍，亦足以見我國成績之偉大也。當時貴官巨室，亦多好招致畫工，收藏畫蹟，董湜之給養易元吉、郭熙等，丁晉公家之蓄李成、寒林，至九十餘軸，皆其例也。宋室旣南，畫

學不廢，紹興畫苑之盛，不減政宣。李唐趙伯駒、馬興祖等，皆其著者。嗣後自孝宗而寧宗，畫院人材，自蘇漢臣、閣次平外，尤以劉松年、李嵩、馬遠、夏珪諸待詔爲著。所謂劉、李、馬、夏四家者也。至慶元、嘉泰間，中興館閣儲藏，雖不及宣和、紹興之富，亦頗有名蹟。惟自是以後，邊患日急，政府無暇顧念及此，畫院因而漸衰。而淳祐、咸淳間，豪貴士紳，則爭事收藏，吳興周密，卽以善鑒賞名。元起漠北，入主中國，毳幕之民，不知文藝之足重，待遇畫人，殊不如前朝之隆。明承宋制，復設畫院，洪武、永樂，俱有徵集。邊文進、范暹、郭純、卓迪等，或以花果翎毛，或以山水，或以傳神，皆被榮寵。自後如宣德、成化、弘治諸朝，畫院之盛，彷彿宣和、紹興。其時名家，如戴進、周文靖、吳偉、呂紀、王諤、林良，皆擅絕藝，直仁智殿。自嘉靖後，國家多故，畫院漸替，至萬曆而益頽廢。於是院派畫衰，而院外名士，如文、沈、仇、唐，相繼鳴高，各有徒黨，而浙、皖、吳諸派，分域稱盛焉。清雖以滿族入主中華，然自世祖而聖祖，而高宗，皆雅好繪畫。厥後如仁宗、宣宗，

文宗，雖憂患頻乘，而親政之暇，亦時習繪畫。以故海內士人及文學侍從之臣，多有以能畫受殊榮者。繆炳泰之寫高宗御容，張若靄、若澄兄弟之圖鎮海寺雪景，董邦達、誥父子之繪雪山，皆爲藝林佳話。嘗設內庭供奉，內庭祇候，以羅致畫士。如意館者，凡內宮繪工、文史及雕琢玉器、裱背帖軸之匠皆在焉。帝嘗親臨視之。及清季世，慈禧后聽政之暇，亦怡情翰墨，嘗命選能書畫之婦人供奉內庭。時雲南繆氏，所謂繆太太者，實備受其恩寵焉。

在君主專制時代，文藝之盛衰興廢，輒以君主之好惡而轉移；而君主之好惡，亦隨時代之需要而輕重。故爲某時代君主之所好尚者，則其在某時代之地位如何，亦可想見。我國自立國以來，政治之沿革，朝代之廢興，詭譎倏忽，不可言狀；然有爲之君主及多才之士夫，要無不崇尚繪畫，其過去之史實，有如上述。是雖因政治或宗教等等之故，有所利用而然；而繪畫在我民族文化史上成績之特異，地位之

重要，勢力之偉大，於此亦可以概見矣。

就民族性的特異而論國畫之地位 人類對於物質之要求，必先滿足其生活之所需；而其精神之活躍，則每於求生活之暇，而益形積極。我民族既以天時地理的優惠，無用急切爲物質之要求，而可整暇的爲精神之活躍，於是文藝之盛，遂爲我國民族造成燦爛之歷史，而照耀於世界文化史之卷首。抑我民族所生殖之地，北限大漠，東臨巨浸，西則崇山高原，相塞以爲固，與四鄰諸族，無多接觸。而四鄰諸族，文化幼稚，所謂蠻夷戎狄，亦嘗因生活上物質的要求，入劫掠，然其破壞之力，終不能危害我根據黃河、長江諸大流域而生殖之民族的文化。在此地理歷史的環境下，我民族對於文化事業，遂養成兩種習性：曰和平淡泊，曰包含同化。此種習性，在繪畫上尤能顯見。我國繪畫索諸金石，鑒諸卷軸，縱古今異時，南北異地，精粗工率異制，而其描皴傳彩，則若有一致之觀。卽以平淡天真爲妙，能使人見之心

怡神寧，超然逍遙乎塵世之外也。例如畫人物，工於面貌，則寫於衣褶；工於衣褶，則寫於面貌。畫山水，用重色者，其筆多工細；用淡彩者，其筆多縱逸。其他畫法亦然，蓋於筆墨調和之中，而見幽興奇趣，斯爲上乘。其間亦有狂怪矯桀，富於刺激之作，惟以不合我民族的文化習性，概歸淘汰之例。其所流傳者，要皆平淡天真，筆墨調和者也。南北宗畫，各具特長，而南宗以溫靜淡泊之風，卒勝北宗之剛健濃重；其流傳亦較廣且久。至若道釋人物畫，自南北朝以還，卒從『原樣模寫』之重色畫法，漸漸和平淡泊化；及宋李公麟出，竟以白描擅長，其聲譽之隆，真欲壓倒吳生。是皆由民族特具之習性，有以衡量而去取之使然，非可勉強者也。故我國畫家，至漢卽有工匠士夫之分，工匠應事實而製作，未免板重，故近俗；士夫隨性靈而描寫，兢兢於興趣，故多雅。於是畫家造詣，可爲佔定人格之標準。沈宗騫曰：『筆墨雖出於手，實根於心。鄙吝滿懷，安得超逸之致；矜情未釋，何來冲穆之神。』郭恕先、黃子久，人皆謂其

仙去，固不可知；而其能超乎塵埃之表，則有獨絕者，故其手蹟流傳後世，得者珍逾拱璧。苟非得之於性情，縱有絕世之質，窮年之力，亦不能到此地位。」李日華曰：「文徵明自題米山曰：人品不高，用墨無法。乃知點墨落紙，大非細事，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，然後煙雲秀色，與天地生生之氣，自然湊泊筆下，幻出奇詭。若是營營世念，澡雪未盡，卽日對丘壑，日摹妙蹟，到頭只與髣髴采坊塏之工爭巧拙於毫釐也。」觀此，可知我民族所認爲有最高人格之名畫家，必須有超逸之致，得冲穆之神之士夫；而非營營世念，與髣髴采坊塏之工爭巧拙於毫釐者。故我國畫精神之可貴，及畫家人格感化之所及，不但可以表示我民族和平淡泊之特性，且足以使縱慾昧理，貧利忘義之萬惡人類，有所感覺而改悔。余嘗感懷時事，發爲侈語曰：使美育果足以代宗教，而中國繪畫果得隨宗教性的美育，流布於世界，世界人類亦能有相當之認識，則人類心理將見新建設，而真正的和平，方能實現。願國人不察，昧於自知，

往往譏評由和平淡泊的最高人格所表現之繪畫，謂爲極少刺激，味同嚼蠟，遠不及西畫之足以動人美感。不知西畫固美，而我國畫之美之感人，其勢微而漸，蓋其脫去形跡，徘徊想像，精靈內蘊，情味深藏，鑒之者如尋桃源，不得其津，自有廢然而返之憾；苟入其門，則此中樂不足爲外人道矣。十年前嘗客杭州，居停屢以沈石田尺頁見示，并亟道其高逸。時余方好摹石谷子，以爲筆墨如此草率，直頑童塗鴉耳！以後學稍進，始悟沈氏所作，趣味確遠出石谷子上。於是知吾民族所認爲最高人格所表現之繪畫，其價值斷非淺學者所能驟然認識，蓋不有審美根底之俗眼，其認識力只及於形似及色彩紅綠也。

我民族既以久遠歷史，構成特異的文化，其根基自難撼動。又夙以文明古國自號，對於四鄰諸族，常以先知先覺自居，樂以文明相灌輸。凡異邦臣民重驛來遊者，必待以優禮，以張我上國體面，如漢之於西域，南北朝隋唐之於日本、印度，殊多

此項史實。因此，域外文化，亦隨時輸入中國。考域外畫家之來中國者，當以籍胥國人烈裔爲始。烈裔於秦始皇元年來獻畫，拾遺記述其事，以爲藝林美談。然其畫於中國並不發生影響。漢室既東，印度佛畫隨佛教流入中國，吳人曹不興，卽以範寫西國佛像爲我國佛畫祖。自是晉之衛協，顧愷之，皆以善佛畫名高一代。至南北朝時，中國畫家之稍知名者，尤無不擅長佛畫，如張僧繇，曹仲達，陸探微，顧駿之，毛惠秀，王由等，或繪飾寺院，或染翰絹素，蓋其時繪畫，幾以佛畫爲中心焉。僧繇嘗以天竺法畫一乘寺凹凸花，當時傳爲奇觀，則當時畫家之傾心域外藝術，而刻意於原樣之摹寫者，已可概見。及乎隋唐之世，因佛教盛行中國，僧侶善畫者，來中國益多，如大小尉遲，皆以善畫外國風俗人物擅名當世。於是佛畫外，更有所謂外國風俗人物畫者，流行中國。惟是時中國畫家，已漸不專以佛畫及外國風俗人物畫爲能。隋名家如鄭法士，展子虔，閻毗，董展等，或擅長人物，或擅長樓臺，或擅長山水，其專